

俄罗斯政党制度的政治文化源流

那传林 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众多民族生活在这片辽阔的疆域中。在这样的条件下，为了整合这些不同的民族，保证他们的认同，国家专制主义导向成为俄罗斯政治文化的重要特点。俄罗斯人既惧怕国家和权力，又要亲近国家和权力，由此形成了俄罗斯政治文化和国民性格中的二律背反。

俄国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一书中指出：“在俄罗斯，东西方两种历史潮流在此进行激烈的冲突。俄罗斯文化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而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作为一个东西方文明相互交融的国家。地处欧亚结合部的俄罗斯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有着不同于欧洲的独特发展道路。孕育了自己与众不同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伴随着俄罗斯历史进程的各个阶段。同时也影响着俄罗斯的民主制度建设。

政治文化的基本含义和功能

在阿尔蒙德和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一书中。政治文化指的是被内化于该社会成员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体系。在他们看来，存在着村民型、臣民型、参与型三种形式的政治文化。派伊在《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对政治文化是这样描述的，即“政治文化是这样的一套态度、信念和情感。它赋予政治过程以意义和秩序。给出制约政治系统行为的基本前提和规则。概括地说，政治文化就是人们对政治体系与政治运作的认知取向、情感取向和行为取向。政治文化的认知取向是通过政治知识、政治教育、政治意识等功能得以体现的；政治文化的情感取向是通过政治感情、政治传统、政治价值、政治理想、政治信念等功能得以体现的；政治文化的行为取向则是通过政治目标、政治形式、社会政治活动和政治行为体现出来的。政治文化既有历史的继承性。又有时代的现实性。受制于历史和现实。不同背景下的政治文化存在很大差异。

围绕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属性和定位。在俄罗斯历史和现实中一直存在着大西洋主义(西欧派)、斯拉夫主义(本土派)和欧亚主义(欧亚派)之争。西方派认为俄罗斯本来是欧洲的一部分。但由于蒙古鞑靼人的入侵使得俄国走上了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本土派则强调俄罗斯政治文化和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而欧亚派认为俄罗斯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而是地处欧亚的一个特殊的国家。

独特的俄罗斯政治文化

由于政治文化的历史背景和地缘空间的不同。欧洲的政治文化以个人主义为中心。关注个体的自由和权利。而东方政治文化(传统意义上)以共同体为中心，以社会、集体和国家为导向。作为东西方文明的结合部。俄国政治文化和欧洲政治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俄罗斯政治文化中的国家专制主义导向。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众多民族生活在这片辽阔的疆域中。在这样的条件下，为了整合这些不同的民族，保证他们的认同。国家专制主义导向成为俄罗斯政治文化的重要特点。俄罗斯人既惧怕国家和权力，又要亲近国家和权力，由此形成了俄罗斯政治文化和国民性格中的二律背反。在缺少欧美社会结构中的公民社会的情况下。这种对国家和权力的认知。反映了国家要素在俄国历史和现实中的核心作用。特别是在苏联时期。政治文化的国家主义导向。保证了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能够有效动员和集中全国的力量战胜德国法西斯。取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在后苏联

的俄罗斯。虽然国家主义导向的传统被削弱，但是在 2000 年普京上台后联邦中央的作用很快得到恢复。直接体现就是国家垂直权力的加强。

二是俄罗斯政治文化中的帝国意识和弥赛亚(救世)情怀。俄国的历史和东正教紧密相联，公元 862 年基辅罗斯建立。988 年罗斯受洗。接受了来自拜占庭帝国的东正教。1442 年罗斯教会取得独立于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地位。东正教信仰对俄罗斯人的大俄罗斯观念、爱国主义、俄罗斯的特殊性等政治意识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并成为俄罗斯人的精神支柱。俄罗斯人以此安身立命来面对东方的伊斯兰教和西方的天主教。特别是继承了拜占庭帝国东正教文化中的帝国意识和弥赛亚情怀。更是深深影响着俄罗斯人的政治意识。成为俄罗斯政治文化中的又一显著特点。为了维护对多民族的国家的统治，超大型的俄罗斯帝国必须依靠专横的权力和强势中央集权国家机器，由此带来的对个体而言是对权力和国家意志的臣服，对国家而言是不断地对外战争和领土扩张。帝国意识的世界情怀对领土扩张起了重要作用，却对俄罗斯民族国家的构建缺乏支持。

西方基督教的其他派别天主教或新教也有弥赛亚意识，但在他们那里弥赛亚保留着最初受膏者的本意：“被委任担当特别职务的人。”在东正教传入俄国后，弥赛亚意识获得了特别的内容并且和第三罗马情节联系在一起。1453 年 5 月 29 日君士坦丁堡陷落，1510-1511 年间，普斯科夫修道院院长菲洛费伊在给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的信中提出了“莫斯科—第三罗马”，“所有的基督教王国都统归于您的一个王国，两个罗马已经消失，而第三罗马却正屹立不动，至于第四罗马则将不会再有。因为第三罗马无限忠诚于东正教，所以它是万古长存的。”从“第三罗马”到沙俄帝国的对外扩张，再到两次世界大战，都体现了俄罗斯的争霸意识，即使战后两极格局的形成中，也不可避免大国沙文主义、强权政治的文化色彩。

三是俄罗斯政治文化中的家长制传统和“聚合性”社会理想。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家长制传统和“聚合性”社会理想源于俄国的历史。以爱为基础，体现自由与统一的“聚合性”与俄罗斯传统的村社集体生产方式相结合，使服从于集体、国家、政权及其代表者的集体性、集体主义精神成为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主要特征。在俄国历史上，农业社会“村社”的基本单位就是以家长为首的家庭。作为一家之主的家长领导几十人的家庭从事生产，他的权威无可争议。由于俄罗斯地处高纬，农作物生长期短，农活不能耽搁，需要家长利用权威分配家庭成员并集中精力在短时间内完成繁重的农业劳动，以保证秋收。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必须执行家长的命令，否则个人利益也必然无法实现。个人的命运依赖于家庭、国家和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必须服从家长、服从领导；反过来家长也照顾和庇护个人。

独特的政治文化

孕育出俄式政党制度

政治文化对政治行为具有内在的指引作用。俄罗斯政治文化特性对于包括政党制度在内的当代俄罗斯的民主制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第一，以总统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中，俄罗斯联邦总统没有政党属性，超越三权之上，这与典型的西方总统制度明显不同。1991 年“八一九”事件后，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总书记的行为，可以理解为戈氏在苏联宪法修改后，在多党制、公开性的政治条件下把苏共改造成西方政治民主过程中的执政党，以超党派总统的身份保持苏联的“努力”。不过，各种复杂因素综合导致苏联解体的历史趋势不可逆转，但是超越党派的总统、没有政党属性的总统政治实践却被俄罗斯保留下来，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党制度的演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俄罗斯独立后，俄罗斯联邦总统的超党派特性在《俄罗斯政党法》第十条中得以确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在任职期间必须暂时中止其政党党员资格。”《俄罗斯联邦宪法》第八十条规定：“总统是俄罗斯联邦宪法、人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保证人。”俄罗斯总统权力巨大，其地位超越于西方所谓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上。这在现代西方民主中是不可能的。

第二，在俄罗斯现行的民主制度下，政党从属于国家权力。俄罗斯存在“政权党”，但没有“执政党”，这和我们通常认识的西方民主制度又是不一样的。1993 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宪法》

第八十三条规定，政府总理由总统提名，经国家杜马“同意”并“任命”，而不是由在国家杜马选举中“获胜的党进行组阁”。虽然俄罗斯没有执政党，但在国家杜马却存在着“政权党”——支持总统的党。1993年以来曾出现的“政权党”有“俄罗斯选择”、“我们的家园——俄罗斯”、“祖国”运动、“团结”党、“统一俄罗斯”党和“公正俄罗斯”党。在俄罗斯，不是权力(在选举中的成果)从属于政党，而是政党从属于权力，政党成为权力的附属物，社会政治和选举的代用品。由于没有西方的公民社会，缺少选民基础，因此俄罗斯的政党政治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当代俄罗斯政党在国家杜马中没有组阁权，所以与国家行政权力绝缘，只承担立法和监督职能。

第三，俄罗斯的民主是主权民主。按照普京的说法：“俄罗斯按照本国人民的意愿，选择了自己的民主制度。它遵守所有通行的民主规则，走上了民主之路。它将就如何贯彻自由和民主原则作出独立的决定，这必须从本国的历史、地缘政治及其国情出发。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俄罗斯也能够也将自主地决定民主道路上的一切时间期限，以及推进民主的条件。”主权民主以爱国主义、强国主义、民族主义为基本特征，让“颜色革命”失去了在俄罗斯发生的理论基础。主权民主，是俄罗斯现阶段转型时期的民主表现形式，必然还要随着俄罗斯国情的发展而变化。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与此相应，每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治理方式也都不可能一样。“强国是目的，发展是核心，民主是手段”，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历史上曾经战胜法国拿破仑和德国法西斯的俄罗斯，一定能结合自身政治文化特点，在历史的新阶段探索出适合自身发展的民主形式和国家治理方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俄罗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政党建设”(14BZZ006)，上海外国语大学科研项目“当代俄罗斯政党研究”(kx171308)阶段性成果)